書令僕射出為太守或自郡守入為三公出為郡守鍾離意黃香胡廣桓榮是也入為三公盧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三國時有郡守國相內史晉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為恥晉宋守相內史並銀章青綬集賢兩梁冠後魏初郡置三太守孝文初二千石能靜二郡至三郡者遷為刺史太和中次職令太守內史相縣令並以六年為限北齊制郡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凡九等後周郡太守各以戶多少定品命隋郡太守如北齊九等之制至開

昇平既久羣士多慕省闥不樂外任其折衝果毅有才力者先入為中郎郎將以補郡守其輕也如是武后臨朝垂拱二年諸州都督刺史宜准京官帶魚長安四年納言李嶠同平章事唐休璟奏曰竊以物議重内官而輕外任凡所出守多因貶累非所以澄風俗安萬人臣請擇才於臺閣省寺之中分典大州共康庶政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乃令書名探之中者當行於是鳯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中之皆

受業博士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今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治為天下第一 朱邑字仲卿遷北海太守以治為天下第一入為大司農

非撥煩吏 龔勝楚人哀帝以勝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遷光祿

吏民信愛號為召父 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躬耕勸農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民得其利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獄訟衰止使民信愛號為召父

不嚴而民從化 循吏傳序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

治郡如家 衛颯字子產為桂陽太守清白有精思治郡如家

賓客滿門 宋傅好學士大夫為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

玉食自奉 陳咸為東郡太

守又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其治傚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撥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玉食然操持掾吏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敕書曰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下吏畏之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

卧治 汲黯字長孺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掾吏而任之其治責大體而已不苛小務黯數多病卧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後以更五銖錢民盜鑄楚地尤甚上以為淮揚楚地之郊乃拜淮揚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起然後奉詔上曰君薄淮揚耶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耳

五十當貴 朱買臣吳人也家貧好讀書常負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無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貴今已四十餘矣妻怒曰如公終餓死溝中耳遂去後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久不報待詔公車會邑子嚴助貴幸

没入償賦奏行不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
河内皆怪其奏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

郡中震恐道不拾遺

嚴延年為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莫負豪大家賔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延年先知之趙掾至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殺吏分考兩高窮究其姦誅殺數千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

民思其政

何隨拜江陽太守民思其政年七十一卒於官後州鄉人言政績者皆稱何謂何江陽

祭孝婦天大雨

于定國其父于公為縣獄吏東海有婦少寡無子養姑謹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後姑自縊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自誣服具獄工府于公以為此婦養

姑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竟論殺之郡中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倘在此乎於是太守殺牛祭孝婦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稱于公

天下長者 文帝謂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曰臣何足以知之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太守孟舒是也

以三公使車載入殿中受策 蕭育望之子也王鳳以其名父之子著才能除為功曹遷謁者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為耆舊名臣之子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注云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育至南郡盜賊靜

匈奴不入界 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不可干以私 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語其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杜詩字君公為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水囊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屋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借寇君一年　寇恂為潁川太守後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逼近京師獨卿能平之耳恂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險阻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挂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懼歸死臣願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不拜郡中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秋毫無私　張堪字君游吳漢伐公孫述堪拜蜀郡太守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修列上言秋毫無私蜀人大悅

文武備足　更始大司馬朱鮪自洛南定河內問鄧禹曰諸將誰可守河內者禹曰寇君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乃拜恂

為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文武兼才

盧桓字子幹嘉平中九江蠻反四府舉桓文武兼才拜九江太守

麥穗兩岐

張堪為漁陽太守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開稻田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麦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去職乘折轅車

樊顯對光武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郡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嘆息

五袴

廉范字叔度為蜀郡太守成都民豐邑宇迫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作音則護反

隨車致雨

鄭弘為淮陰太守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輜畫作

鹿明府必為宰相**懸魚**羊續為南陽太守府丞嘗獻生魚續受懸於庭後又進之乃出前所懸魚以杜其意**為三河表**魏朗字少英為河內太守政稱為三河表**還珠**孟嘗字伯周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北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是宰守並多貪穢縱人採珠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獘求民利病曾未踰年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受一錢**劉寵字祖榮為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龐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賫百錢以送寵寵勞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野鄙生未嘗識郡他守發吏求民間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遇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

至揵為員土成墳

虎北渡河

劉昆為弘農太守先是崤澠驛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異之拜光祿勳詔曰昆前任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

畏四知

楊震為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十金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曰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子孫蔬食步行

震為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或勸震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掾吏衣皆去地三尺

前漢朱博遷琅琊太守齊俗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在曹掾吏皆移病臥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乃召見諸曹吏書佐及縣大吏選試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郡中大驚又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裙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皆令去地三尺

大馮君小馮

而去願留一年侯霸字君房遷臨淮太守更始徵霸赴公車吏人老幼相携號泣遮使君車當道願

留一年分俸贍貧者黄香遷魏郡太守時水旱多饑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贍貧者於

是豐富之家多出義穀官廩賑貸荒年民獲全出倉米為粥薛真度豫州太守景明初豫大饑真

度出倉米五千石為粥救其饑過家上冢韓稜為南陽太守特聽稜過家上冢鄉里以為榮再

臨東郡人百其歡耿純字伯山為東郡太守後以事去職上征伐道過東郡數千人涕泣乞

復借耿君上謂公卿曰純少事甲馬治郡何以見思若再臨東郡人百其歡詔扶輿詣闕宋均

為河內太守嘗寢病百姓耆老為禱請旦夕問起居以疾工書乞身詔除子條為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

恩帝使黄門慰問因養疾司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寖篤不

復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侍均出政事明察欒巴字叔元遷桂陽太守政事明察
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吏民立生祠王堂字敬伯拜巴庸太守為治清靜吏民為立生祠匈
奴不敢向雲中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領士卒拒之敵衆盛而范軍不敵乃
令軍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敵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百姓給足流
民皆還曹褒為河內太守時旱自春至六月無雨穀貴百姓頗流褒到省吏并職退貪暴屢得時雨其
秋大熟百姓給足流民皆還偉容貌能飲飯彭羅字伯通父宏哀帝時為漁陽太守偉容貌
能飲飯有威於邊馮萬石馮勤魯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生八男皆歷郡號為萬石君焉能
貫三百斤弓祭彤為遼東太守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敵每犯塞常為士卒先鋒道路不

敢拾遺樊曄為天水太守其政嚴猛道路不敢拾遺行旅以錢物遺大道旁曰以付樊君後還如故

吏民老弱共守城張璠漢記陳求為陵零太守到郡設方畧期月賊消散而州兵朱盖等及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陵零陵零下濕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吏白太守求曰太守分國符受任一郡豈顧妻孥而阻國威乎復言者斬乃悉城內吏民老弱者共守城

市無二價宋登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

去虎穽張璠漢記朱輔為南郡太守郡常有虎狼為暴前太守募人設檻穽人多死輔到乃移書令去之後乃不為害

出界買豉羊茂遷東郡太守到官悉出舍物常食乾飯出界買豉鹽而已

出官舍物羊續遷盧江太守以清約為政出官舍物

皂蓋朱轓續漢志中二千石皆

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幼相攜號哭遮使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侯君復留焉

為政不煩 魏志華歆為豫章太守為政不煩吏民愛之

使二千石皆如賈逵吾何憂 賈逵為弘農太守太祖召見計事太悅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皆如賈逵吾何憂

父老自相責怨 杜畿為河東郡太守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為說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怨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詞訟

胡吏稱其德惠 倉慈為燉煌太守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使民護送道路由是胡吏翕然稱其德惠

鄭陂 鄭渾遷平原郡太守郡界下濕患水潦百姓饑之渾與蕭相二縣畧興陂遏水開稻田郡人皆謂不便渾曰地勢淹下宜灌溉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而成比年

大扙頃田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訟之曰鄭陂**所在有威聲**蘓則起家為酒泉太守所在有威聲**治邊之稱次田豫**韋招為雁門太守教民戰陳治邊之稱次於田豫**除始皇像**王朗為會稽太守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祀於是除之**子復掾父郡**劉靖馥之子黃初中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彼州今卿復掾此郡可謂克能負荷也**能克負荷**工**梁棟之臣有蔬食**桓階為趙郡太守時俸盡食醬辱上聞之數歎曰卿家醬頗有否因詔曰大魏富有四海梁棟之臣有蔬食非吾所以禮之意也**風俗遂改**張奐為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為立祠焉**為政舉大綱下不忍欺**楊阜為武都太守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

而隨之為政舉其大綱下不忍欺

請留以千數 蜀志孫皓以陶璜為交州太守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交土之人請留璜者以千數於是復還

惠愛在人 賈萌為豫章太守惠愛在人及卒人為立祠

移書四郡 吳志諸葛恪領丹陽太守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恪到府乃移書四郡屬城長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於是山民漸出降首

兵士取民笠覆鎧斬之 呂蒙為漢昌太守襲入南郡盡得關羽將士家屬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麾下士有取民家一笠覆官鎧鎧雖官物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廢法遂垂涕斬之

二十餘年疆場無事 士燮為交阯太守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百數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部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

生擒

彭綺 周魴黃武中鄱陽彭綺作亂敗沒屬城乃以魴為
鄱陽太守與胡綜等戮力致討遂生擒綺送詣武
昌 **瑚璉之器作守南越** 評曰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
左丘明老聃之嚴周吳瑚璉之
器作守南越不 **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 鍾離牧字子幹
亦賊夫人歟 遷南海太守會
稽典録曰始興太守羊衜與太常滕脩書曰鍾離子幹
吾昔知之不熟見其在南海恩威部伍智勇分明加以
操行清純有 **餞席授扇** 晉袁宏字彥伯謝安賞其辭對
古人之風 辯速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
乃祖道於冶亭羣賢皆集安欲以追卒試之臨別顧就
左右取一扇以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
仁風慰彼黎庶 **去思** 謝安為吳興太守在官無
合坐歎其簡要 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 **在官無**
當時譽上 **無幹局之譽** 鄭沖為陳留太守以儒雅
為德涖職無幹局之譽 **飲吳**

晚也

遺愛在人 梁元帝好德傳姚賢父復為交趾太守遺愛在人 運家米贍給吏人 會稽後賢錄孔坦為吳興太守新荒之後繼以水災道路相望坦到撫綏運家米贍給吏人又為粥於路其所全濟甚多乃止

富貴還故里 隋書樊子蓋廬江人也為武威太守朝於江都宮帝謂之曰富貴不還故里真繡衣夜行耳勑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

銅魚符 唐書高祖為唐王停竹使符頒銀兔符諸郡武德元年改兔符為銅魚符

廣府清白者四人 盧奐為南海太守時南海郡利兼水陸瓌寶山積劉巨鱗彭昇相繼為太守五府節度皆坐贓鉅萬而死乃授奐奐任此遐方貪吏斂迹人用安之以為開元以來四十年廣府節度清白者四人謂宋璟裴伷李朝隱及奐也

中使不干法 盧奐為南海太守中使市舶亦不干法

朕不識顏真卿形狀

守耳目相熟與長戍正兵相須而其利百倍昔趙充國漢之名將也常因西戎犯塞上問其備禦之計充國周知四夷事猶曰臣願馳至金城圖方畧上之山川之形勢士卒之强弱不可坐料之也今國家兵戈已息四鄙無事臨襟帶之地固嘗擇人矣至如近邊內地州多是儒臣審官院循資差遣三年替後別處交官肯以邊事經心武畧為意乎今以武勇謀畧內殿崇班以上三二十人令於河北河東關西及西川廣南不以遠近但路

春明退朝錄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唐內臣為中尉惟贈大都督國初曹翰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也同品為知隔品為判自後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為判餘並為知

晝錦 國朝太祖親征并州已濟河名王祐謂曰上黨最為要害之地汝為吾暫往控制之遂知潞州明年又知大名府太祖謂曰此卿之故鄉所謂晝錦者也

最為親民 太平興國九年選祕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州太宗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非其人則民受其弊昔後漢秦彭為潁川郡守教化大行百姓懷惠乃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可謂善政也以一太守猶能致此況君天下者何為太平不可致

和氣不可名也

方面擇人咸平五年以工部郎中陳若拙為刑部郎中知澤州翌日追還舊制書仍舊秩知處州若拙遷京東轉運使被召自以為時舊臣當顯用洎受命頗不自得上言澤州反類責降以親老為辭上曰澤州大藩朕以方面擇人所任不在轉運使下況輔相舊臣亦出典藩郡若拙懇訴不已故有是命

牧守之任朝廷公器六年秦國長公主為子六宅使世隆求州刺史上曰牧守之任朝廷公器不許

水精燈籠張中庸知洋州民號水精燈籠

二州之民爭於界上杜衍知乾州安撫使以其治狀之優攝治鳳翔二州之民爭於界上乾之民曰天子以杜公撫我彼州之民何可得之鳳翔民曰今為我公矣汝何有焉

醉翁歐陽脩為河北巡漕未幾上思之復名還後出守滁州自號醉翁移鎮南京潁州

一兵殺二千石之責嘉祐中壽州鼓角兵士閻遂夜入知州秘書監

林洙衙叙洙上見奏驚曰二千石之貴一兵殺之足知其不防閑耳亟令根治仍厚恤其家自通判以下皆降削官

為治簡要 何郯知漳州為治簡要遷天章閣侍制

一郡有六太守 嘉祐中光祿少卿劉緯知洪州臺官上言緯在郡不治僕隸用事受贓而子弟挾私撓法一郡之事皆委於胥吏民間有一郡有六太守之語移知鄧州

賜飛白安民字 錢晦領忠州防禦使知河中府仁宗問晦所傳鈇券朕欲見之晦并三朝御書以進仁宗皆親誌其末還之又賜飛白安民字因戒曰朕以陝西兵方觧民困之久矣卿為朕往愛撫無縱酒樂使人謂為貴戚子弟

再任有實效 治平元年以司農少卿知康州趙尚寛為光祿少卿再任仍賜錢二百貫初康曠土甚多人屢以為言尚寛始備渠堰召民耕種歲餘來古者二千餘户本路提點刑獄及轉運司使副等論薦遂令再任至是歲滿復有是命比言事者屢以守令不

通典宋文帝元嘉四年復置齊梁有之至隋開皇三年改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至煬帝又罷長史司馬置贊治一人後又改郡贊治為丞位在通守下令郡丞廢矣其職分為別駕長史司馬自隋為郡府之官去從事史

唐百官志丹陽會稽吳郡吳興及萬戶郡丞並六百石上

論嚴延年之罪前漢河南郡丞義上書言嚴延年罪名十事事下御史丞按驗坐怨望誹謗政治不道棄市

重聽何傷黃霸為潁川太守長吏許丞老

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能誦讀 汝南先賢傳周防事韋公年十六任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名掾吏試防能誦讀拜郡丞

斷獄和顏色 鍾岏良吏傳顏雍為曲阿上虞令皆有重名孫權為會稽太守屯吳不之郡以雍為丞行郡事每斷獄和顏色常云豈為私耶

丞行郡事上先開倉而後上狀 隋書張須陁為齊郡歲饑穀米踊貴須陁將開倉賑給丞屬咸曰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奄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乃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而不之責

吏人相視懾氣 王文同為恒山郡丞郡有大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皆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刻木為版為大橛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人踣止於上縛四肢以棒毆其背應時消爛郡中大駭吏人

而殺之刺史鄧球閻馳傳辟
為別駕從事球由是知名

通判軍州見州牧門

國朝御史丞孫抃言狀見近日大臣出移藩多是指名
奏辟通判緣通判古監郡之職一州利害全藉議論與
近下寮屬不同今乃以節相之貴兼私恩之原事有不
當能毅然必爭者有幾人有爭之豈無顧望牽制於其
間由是觀之則見受辟之士規規俛從者十有七八中
賢之人豈無過失生靈重困可不念哉迄今後大臣出

而不改古今注曰守相病丞長史行事其邊郡太守丞為長史領丞職其後長史為軍

府官至隋為郡官大唐初無永徽二年改别駕為之其

後二職並置府州各一人五府長史理府事餘府州通

判而已

司馬

隋百官志見州牧門

唐職官志見州牧門

御製詩以送行唐賀知章因病上疏請為道士求還鄉里詔許御製詩以送行其子曾為會稽

有功曹叅軍隋因之及罷郡置州以曹為名者改曰司煬帝罷州置郡改曰司功書佐唐改曰司功叅軍開元初京尹屬官及都督府並曰功曹叅軍而列郡則曰司功叅軍令掌管園廟祭祀禮樂學校選舉表疏醫筮考課喪葬之事

唐職官志見州牧門

韋昭辨釋名曹羣也功曹吏所羣聚戶曹民所羣聚其他皆然

李恂太守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塟留起冢墳持喪二年

寧受笞死范滂不可違

後漢范滂為汝南太守宗資請署功曹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名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滂不可違

拔佩刀截馬鞍

周章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冠軍到太守乃欲謁之章進諫不聽遂升車章前拔佩刀截馬鞍乃止及憲被罪公卿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

不知何獨識我

鍾皓字季明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為友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

設榻

徐穉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

惟稺來時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薦達郡中異行 李壽聰明知達太守黃瓊高其名德名署功曹每見進常薦達郡中有異行者

家貧食糲 袁珍為郡功曹家貧常食糲

坐嘯 袁崧後漢書岑晊字公孝為太守成瑨請為功曹時諺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耿况器重寇恂 東觀漢記寇恂仕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器之

不發私書 樊準仕郡功曹介正不發私書

我有賢功曹 趙勤太守桓虞名為功曹委以郡事客過虞欲託一士令為吏虞曰我有賢功曹趙勤當與議之或於內聽虞乃問勤勤對恐未合衆客乃止勿復道

當車拔佩刀 鮑永為郡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本守趙興欲出謁永以不宜出不聽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車興因還數日下捕之果矯稱使者由是知名

甚有威嚴 韓稜仕郡為功曹吏稍遷功曹性正直為吏甚有威嚴

稽古

郭州仕郡為功曹薦胡況程會欲自代太守杜詩恥以曰古者卿士讓位今功曹稽古合經可為後法

言受進 吳良初為郡吏歲旦與掾吏入賀門下吏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席勃然進曰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觴太守斂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良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

以高能稱 馮勤為太守銚期功曹以高能稱

言切 汝南太守歐陽歙名郅惲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郡會百里內縣皆賷牛酒讌飲禮畢歙曰西部督郵孫延資天資忠貞不嚴而治宜顯之於朝惲於下坐愀然前曰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搆奸罔上害民明府以惡為股肱以直為曲此既無紀又復無丞惲不敢奉觴歙慚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觴歙意少解曰歙之罪也

恨不能用虞延之諫 虞延去官還鄉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宗性奢侈多不中節延諫宗不說延

海內奇士上清淨舉動必以禮袁渙字曜卿父滂為漢司徒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淨舉動必以禮郡命為功曹

以郡吏交二千石陳矯太守陳登請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言明府驕而自矜使過泰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矯曰以郡吏交二千石鄰國君從陪臣遊不亦可乎

年少有大意杜畿年二十為郡功曹鄭縣內繫囚數百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郡內奇其年少而有大意

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京兆尹張時與杜畿有舊署為功曹常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

待以朋友之禮吳志虞翻字仲翔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復命為功曹待以朋友之禮江表傳曰策語翻云今日之事與卿共之勿言策作郡吏相待

廊廟才

義率下以祭寬任以大事荊州先賢傳周瑜領南郡以龐士元為州里所信辟為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

威儀嚴肅鍾離意別傳太守賓翔名意功曹乃為立條式威儀嚴肅後日賓君與意相見白功曹須立嚴科吏無大小莫不畏威

風化肅穆陸績會稽太守王朗命績為功曹風化肅穆郡內大治

司倉叅軍倉曹

通典兩漢有倉曹吏主倉庫北齊以下並同功曹

唐職官志並見州牧門

按倉庫簿領後漢戴就字景成仕郡為倉曹掾刺史劾其罪太守遣部從事按倉庫簿領收就於

國朝見州牧門

元祐令上州司戶參軍從八品中下州從九品

霹靂手唐裴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時年少刺史李義宗甚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宗義促琰之判之琰之命書吏數人連紙筆須臾判斷並畢宗義大驚謝之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謂之霹靂手

素有仁政裴守真父痔隋大業中為淮安郡司戶屬郡人楊琳田瓚據郡作亂盡殺官吏以素有仁政相戒不許驚害仍令人護送齊及妻子還鄉

判終無搖動李元紘遷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爭碾磑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元紘遂判還僧寺竇懷貞為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終無搖動

作歡喜詩杜審言坐事貶

授吉州司戶又與同僚不協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君納共搆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旣而季重等府中酬𪗋審言子并年十二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而死并以為左右所殺季重臨死曰吾不知杜審言有孝子郭君納誤我至死審言因此免官後則天名見審言將加擢用問曰卿歡喜否審言蹈舞謝恩因作歡喜詩甚見嘉賞

河東三絶 徐彦伯轉蒲州司兵時司戶韋暠善判司士李亘工於翰札而彦伯以文詞推美時人謂之河東三絶

措大官 九國志蜀王宗鉥責授雍州司戶參軍問吏曰參軍何官衣何服吏曰下州判司綠衫槐笏而已宗鉥大笑絶倒曰頭便斬去吾何能作措大官耶

罵賊被殺 國朝儂賊叛時邕州司戶宗旦屢白於知郡陳洪言智高必叛洪以為狂而不信及城陷宗旦嫚罵賊被殺而朝廷不封贈布衣輩尚節義之士乃以書上本路轉運使辨其事

要而不清 見侍御史門

通典兩漢無聞北齊以後與功曹同大唐掌管河津營造橋梁廨宇之事

元祐令諸州司士參軍從九品司士為散官

河中三絶見司戶門

司理參軍

國朝別置以專鞫獄事劇者置二人太平興國九年以諸道多闕司理參軍詔曰司理參軍專於推鞫研覈情實尤在得人如聞諸道多闕此官益吏部拘以資序難

為注擬自今應有闕處宜令本州於見任前任簿尉判
司内選擇明敏有官業者充秩滿當與升資其罷軟不
任職者便可選官代雍熙二年詔曰王者任人各有攸
處苟適其用則無曠官近以新及第人為司理叅軍恐
其初到官尚未通刑法令州郡長史覩其不勝任者於
判司簿尉中兩易之三年詔司理司法不得預帑藏之
事五年不得兼蒞他職大中祥符五年陜西轉運使度
支郎中薛顏言諸州司理叅軍朝廷謂其刑獄重難與

叅軍事 行叅軍

通典後漢靈帝時陶謙以幽州刺史叅司空車騎張温軍事獻帝時孫堅亦為張温叅軍晉時軍府乃置為官員歴代皆有至隋為郡官謂之書佐唐改為叅軍事直侍督守無常職有事則出使前代又有行叅軍者晉河間王顒以太宰輔政始置之掌使命歴代皆有大唐唯王府有之餘無

國朝元祐令叅軍事從九品為散官

受紙一百唐仕進舉明經補婺州叅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十萬餘張贈之唯受一百餘悉還之州僚别者見而歎曰昔清吏受一百大錢何異哉

文學　經學博士

通典漢郡國皆有文學掾歷代多闕隋潘徽為州博士

大唐府郡置經學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學生多

寒門鄙儒為之矣

國朝元祐令諸州文學從九品為散官

當世少雙前漢匡衡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薦衡經明當世少雙後進皆欲從衡不宜在遠少

嘗學問後漢光武問功臣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鄧禹對曰臣少嘗學問可近文學

醫博士

唐職官志見州牧門

通典大唐開元十一年七月制置階品同錄事每州寫本草百一集驗方與經史同貯其年九月御製廣濟方五卷頒天下貞元十二年二月御撰廣利方五卷頒天下自今以後諸州府闕醫博士宜令長吏各自訪求選試取人藝業優長効用者具以名聞已出身人及前資

輔家甚適足以㸑矣將輔送獄繫數日死

貧無奴僕東觀漢記黃香父況為郡五官掾舉孝廉貧無奴僕香乃夏扇枕冬以身溫席

杜衆願與李雲俱死獄中後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直諫繫獄司農五官掾杜衆傷其以忠直獲罪工書願得與李雲俱死獄中

自曝庭中諒輔字漢儒仕郡為五官掾夏大旱太守所禱無應輔乃自曝庭中祝曰輔為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去惡調和陰陽承順天意乃積薪以自環火其旁曰若日中不雨將自焚未日中而澍雨

督郵

通典漢督郵掌監屬縣東西南北中部謂之五郡督郵督功曹之極位

韋昭辨釋名督郵主諸縣罰負郵殿糾攝之也

按事發奸通典田延年河東太守故吏五六十人皆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尹翁歸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延年名工辭問甚奇其對使從歸案府事發奸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

文武兼備上取奸惡以成嚴霜之誅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為東部督郵敕之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詎有人乎文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更言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穉季聞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外墻為小戶自持鉏治園不敢犯法

天資忠正不嚴而治見功曹叅軍主薄注

不肯逐繁陽令陳球為繁陽令時魏郡太守諷

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反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林蘖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敕延從駕

入閤大哭 會稽謝夷吾為西部督郵烏程長有罪太守第五倫使覺吾往收之到縣入閤便哭以一百錢為禮倫問其故曰長三十日當死何不收之至時果如其言

鍾離督郵民皆治 鍾離意别傳會稽太守黃君傳意為中部督郵意乃露車不冠自廻行病者行入家室賜與醫藥諸神廟為民禱祭其所臨獲四千餘人後日明府不治出鍾離督郵民皆治也

獨卧平陽鄔中 馬融長笛賦序融既博覽又好音樂能鼓琴吹笛為督郵獨卧郿縣平陽鄔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融去師適年暫聞甚悲而樂之作長笛賦

一朝殺五部督郵 九州春秋孔融為北海相一朝殺五部督郵

糾李朔 魏志滿寵字伯寧年十八為督郵時郡內李朔擁部曲害平人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不復鈔畧矣

欽定四庫全書

職官分紀卷四十二

宋 孫逢吉 撰

縣令

前漢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户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户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師古曰吏理也主理其縣内也）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師古曰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俸十一斛佐史月俸

多少上其集簿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多尤為最者於庭慰勞勉之以報其功負多尤為殿者於後曹別責以糾怠慢凡縣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湯沐曰國縣萬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侯國為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本注曰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按察姦宄以起端緒應劭漢官儀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尉一丞命卿二人各署諸曹掾史本注曰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為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

史五十四人上中縣減上上縣五人上下縣減上中縣
五人中上縣減上下縣六人中中縣減中上縣五人中
下縣減中中縣一人下上縣減中下縣一人下中縣減
下上縣一人下下縣減下中縣一人隋縣置令丞尉正
光初功曹光初主簿功曹主簿西曹金户兵法士等曹
佐及市令等員合九十九人上中縣減上上縣吏屬四
人上下縣減上中縣五人中上縣減上下縣十人中中
縣減中上縣五人中下縣減中中縣五人下上縣減中

安令後漢河南尹統洛陽令魏晉以後皆因之隋初兩
京置四縣增秩為正五品皇朝因之不改天后時東都
又置來庭永昌二縣以太原為北都尋亦罷開元十一
年置北都以晉陽太原為京縣十七年巡陵又以奉先
為縣

京丞二人從七品上

漢氏縣丞尉多以本郡人為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及隋氏革選用他郡之人漢以下皆一人皇朝置京縣丞三員北京太原晉陽各置一丞

主簿二人從八品上

自漢以來主簿皆令長辟除周隋長安縣令丞以下有功曹主簿西曹兵倉戶法士等曹主簿皇朝京縣置二人太原晉陽各一人

錄事二人從九品下

隋長安縣置錄事一人佐二人史二人

尉六人從八品下

漢氏長安有四尉分為左右部城東南置廣部尉是為左部城西北置明部尉是為右部並四百石黃綬大冠主逮捕盜賊伺察奸非後漢洛陽置四尉皆孝廉作有東部南部西

二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諸州中縣令一人正七品上丞一人正九品上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録事一人史二人司戶佐三人史五人四千戶增置佐一人史二人帳史一人司法佐三人史六人四千戶增置佐一人史二人典獄八人問事四人白直八人市令一人佐一人史一人帥二人倉督一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二十五人諸州中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上丞一人正九品上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録事一人司戶

務知百姓之疾苦所管之戶量其資產類其強弱定為九等其戶皆三年一定以入籍帳若五九（謂十九四十九五十九七十九八十九也）三疾（謂殘廢篤）及中丁多少貧富強弱蟲霜旱澇年收耗實過貌形狀及差科簿皆親自注定務均齊焉若應收授之田皆起十月里正勘造簿歷十一月縣令親自給授十二月內畢至於課役之先後訴訟之曲直必盡其情理每歲季冬之月行鄉飲酒之禮六十以上坐堂上五十以下立侍於堂下使人知尊卑長幼之節若

開封祥符兩縣尉各一員三京畿縣令各一人正六品上以開封河南應天府諸縣為畿縣及諸州等縣各置令縣大及兵馬以京朝官或三班知縣事簿尉如上制唯不置丞縣小者簿尉亦不及兼置簿一人正九品上尉一人九品下諸州上縣令各一人從六品上建隆元年十月諸應天下縣除赤畿外取四千戶以上為望三千戶以上為緊三千戶以下為上千戶以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以下為下自今每三年一次取諸路州府見管戶口升降丞一人從八品上熙寧四年令諸路轉運司其州軍繁劇縣分主戶二萬戶以上增置丞一人以幕職或縣令人充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尉一人從九品上建隆三年諸州每縣置尉一人在主簿之下俸祿與主簿同又詔縣尉在任無寇盜為上考諸

舉之令蓂在得人令張易替前一日舉十六員此必是
上書上啓而干求以親以故而結託或張易欲自收人
情壞朕保任之法須與限定人數於是自河北陜西轉運
使各有定數後以入縣令者衆員有職司一員并知州
保舉方許移令於是雖僻遠小邑亦皆得人焉至和二
年詔吏部流內銓臣寮陳乞子孫當得試銜知縣者自
令並與注權初等幕職官以初官不欲令治縣事也嘉
祐中以舉縣令者衆須舉主三人方入縣令之選其法

愈精然孤寒者亦積難進矣

元祐令兩赤縣令正七品畿縣令兩赤縣丞三京赤縣令三京畿縣令正八品京畿縣丞三京畿縣丞諸州上中下縣令兩赤縣主簿尉正九品諸州上中下縣主簿尉從九品

割雞焉用牛刀 論語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三仕三已無喜愠色 子張問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何如子曰忠矣

市無二價 家語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市無二價

不

侯時西門豹為鄴令鄴之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為河伯娶婦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人多持女遠逃其所從來久遠矣俗言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其人民豹曰至期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時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豹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待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之河中凡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久待良久曰嫗三老不來柰之何復欲使廷掾及豪長趣之皆叩頭血流久之皆罷去鄴之吏民大驚恐自後不復敢言

鑿十二渠

西門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利民

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才何可學也衆人以宣言為然

辭疾歸里汲黯還滎陽令辭疾歸里

官屬願留焦延壽為外黃令愛養吏人當還三老官屬上書願留天子詔增秩留之

治劇尹賞舉茂才為粟邑令右馮翊薛宣奏言賞能治劇遷滎陽令

治果有名薛宣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之為長安令其治果有名

謁府趙步遲緩周堪嘗為縣令謁府趙步遲緩亭長譏之堪便解官印綬去不之官復任至光祿勳

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蕭育為茂陵令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長安為之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

健令後漢馮魴還郟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郟賊延褒等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卒七十餘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其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

帝按行鬬處知紡力戰乃嘉之曰健令也

卧虎 董宣為洛陽令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卧虎

不欲奪農時 周規為臨湘令時長沙太守程徐二月行縣敕諸縣治道規以方春農民多劇務不欲奪其時復於督郵規即委官而去徐無然有愧色遣功曹賫印綬檄書還規

輒開倉廩 蘇章安帝時舉賢良為議郎數陳得失言甚直為武原令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

專以德化為治 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治不任刑罰民訟田爭累年恭為平理

積薪雨至 戴封為西華令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暴雨至遠近嘆嗟

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 檀敷靈帝即位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旨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

職典理人 蔡邕上封事曰墨綬長吏職典理人

蝗不入縣界 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

欺初茂到縣有所發置吏人笑之隣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三異

魯恭為中牟令亭長從人借牛而不還牛主訟于恭恭召亭長敕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于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語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耳今蝗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爾還府具以政白安是歲嘉

禾生恭便坐庭中因上書言狀注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

力行清潔 孔奮守姑臧令長時天下擾亂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增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辛苦爾隴西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名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令去不共報德遂相與賦斂車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也

伏臘放囚 虞延為洛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于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感之

勤行德化路不拾遺 鄭弘為鄒令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于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鄒獨致雨徧熟永平十五年

蝗起泰山獨鄒界不集

減為父報讎者死

鍾離意除瑕丘令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二十五年遷堂邑令邑人防廣為父報讎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竟得以減死

得寬猛之宜

王渙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寬嫌久訟歷政所不斷者莫不曲盡情偽猒塞羣疑又能譎數發擿姦伏京師以為渙有神算及卒百姓追思為之立祠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平中以劇令渤海任峻補之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威風猛于渙而文理過之

以郡守非其人辭疾去

巴肅為慎令以郡守非其人辭疾去

一時良

知貧 東觀漢記董宣為洛陽令搏擊豪彊在縣五年七十四卒詔遣使者臨視唯布被覆屍妻子對哭家無餘財上嘆曰董宣死乃知貧

鸞鳥集於學宮 王阜為香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于學宮

克身儉約 周澤字稚都為澠池令克身儉約妻子自親釜竈

縣內獨不雹 韓稜為下邳令視事先期民愛慕時縣皆雹傷苗稼稜縣界獨不雹東海相以狀聞上名入為尚書

外戚斂手 虞延為洛陽令時陰氏有客馬成常為盜延收考之陰就乃訴帝譜延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在西成乃欲趍東延執之謂曰爾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後伏誅於是外戚斂手

追賊與車駕中五千 施陽為懷陰之官道遇賊抄劫盡物賊去後車駕中尚有五千陽遣追賊與之即還問姓名謝

懷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內出結評百姓家資至超但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

神君 喬智明為隆慮令縣民愛之號為神君

題閤道 潘岳出為河陽令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濬裴楷等並為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閤道為謠曰閤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鞧和嶠刺促不得休

五斗米折腰 陶潛為鎮軍建威參軍事謂朋舊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請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於鄉里小兒乃解印去而賦歸去來辭

配食縣社 陸雲為浚儀令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一縣稱為神明及去官百姓追思之圖其形像配食縣社

吏人望柩設奠 干寶晉記劉璠為江夏令及卒百姓

一而俱焚之開視其口所殺者無厭發擿姦伏號曰神
生者有厭乃明夫殺死婦遂服焉
君采書顧憲之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
亦稱己牛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
無為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觧牛任其所去牛遲還
本主家盜者始伏其罪發擿姦伏多如此類號曰神明近世
令長莫能及傳佐有吏才再為山陰令甚
有能名近世令長莫能及也人肝代米沈
讚之為丹徒令性踈直自以在縣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
至遂鏁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何陳
答曰臣坐清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
要人上曰要人為誰讚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
罪重除為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不飲酒為第
我令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一策劉玄明為山陰令政為天下第一傳翊代玄明為
令曰願以舊政告新尹玄明曰作縣令唯日食一

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
移獄于縣岐即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
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
令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
而至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岐後去縣民無
老少皆出境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里　**決諸縣**
疑滯　蕭景為永寧令永嘉太守榜門曰
諸縣有疑滯可就永寧縣令决之　**自縣令為近畿**
大郡　何遠自武昌太守除名後起為武康令正身厲節
除淫祀武帝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自縣令為近
畿大郡近　**御煩以簡獄無繫囚**　孫謙為錢塘令御煩以
代未之有　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
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遣追載　**在縣不行鞭罰**　裴子野出
縑帛以送之謙却而不受　為諸曁令
在縣不行鞭罰民　**士庶駭怨**　沈瑀為餘姚令富吏鮮衣
有訟者示之以理　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

太守王彬巡屬縣皆盛供帳以待馬至武康遠獨設粳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雙鷄而別

書鼓

孫抱為延陵令廣陵高爽詣之抱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曰身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

二傳一丘

丘仲孚為山陰令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傳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傳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

撥煩

丘仲孚為山陰令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人敬服號稱神明政為天下第一

廉儉有幹用

宋書褚玠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汚免宣帝患之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內試思其人景歷進曰褚玠廉儉有幹用未審堪其選否帝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令

答書云高晉陵

廣陵高爽博學多才劉奮為晉陵令爽經途之日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奮為縣遣迎贈甚厚受餉答書云高晉陵人問其

所以答云劉會餉晉陵令爾何關與事

政教清平爲三河表 胡紹爲河南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詣倉以俸米炒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得一強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爲三河表

威振京師 後魏宋飜爲河陰令愼陽公主家奴恃勢多不法飜將兵圍主宅執主婿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於是威振京師

數日釋繫囚百餘人 北齊書郎茂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詞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曰長史言衛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暉無以應

良令 韓子晉君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也寡人欲其良令也令空誰可使者趙武曰邢伯可公曰伯子之仇也對曰私仇不入公門曰中牟之令空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

鍾岏良吏傳司馬雋補洛陽令豪右挫氣京師號曰卧虎**强負者五千餘家**韓纂為廣昌令縣先荒旱吏民離散纂行恩澤遂還縣城去險即夷得民歡心不一月鄰縣强負至者五千餘家

臘節聽囚還家王長文為江源令臘月呼囚云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吏之過也明日臘節聽囚還家吏爭請乃遂本意俄有大赦莫不懷感

去官百姓號哭戴昭字公超為延陵令恩威宣著以病去官百姓號哭如嬰兒失母

以憂去職寒朗字伯奇為濟陽令以憂去職百姓思之

百姓詣府乞留韓纂為廣昌令當代百姓詣府乞留

政平化行第五訪字仲謀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

歲臘合境祀韋順字叔文為平輿令卒吏民為立廟縣城中歲臘合境祀焉

路不拾遺卧不閉門華陽國志王渙為河陽溫令路不拾遺卧

身雨降長沙耆舊傳祝良為洛陽令亢旱天下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誠告引罪紫雲沓起甘雨乃降

積薪降雨桂陽先賢傳張意字季智為平陽令時大旱意積薪將自焚即降甘雨

縛暴虎不用尺繩鍾離意別傳遷東平瑕丘令男子兕直勇悍有力三日一飯十觔肉五斗米飯使弓弩飛射走獸百不脫一桀悖好犯長吏意到官公署捕賊掾勑謂之曰令當破三軍之衆不用尺兵當縛暴虎不用尺繩但以食詐偽之肉掾之風勢焉若也宜慎之因復直直子涉在門下將遊徼私出入寺門無所關白收涉鞭之直走之寺門言無上下意勑為子屈者自縛謝令不便鞭殺其子直果自縛意告曰令前語汝當縛暴虎不用尺繩汝自視何如虎自縛耶勑械直父子結連頭對榜之將死掾入陳謝乃貫之由是相師為善所謂上德之政鷹化為鳩暴虎成貍也

天降神明君崔氏家傳援為汲令開溝溉稻薄瘠之地皆為

沃壤民賴其利長老歌之曰天降神明君錫我慈仁父臨民布德澤施恩於以序穿溝廣溉灌決渠作甘雨

為政以德荀氏家傳藐字公然除太原榆次令為政以德民懷之時有鳳凰集其境內晉武帝下詔褒美民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

疏導原隰用致豐年殷氏家傳褒為滎陽令先多淫雨百姓飢饉褒乃穿渠入河三十餘里疏導原隰用致豐年民賴其利號殷溝民頌之

騎驢入市梁太清實録周弘正常為曲阿令騎驢入市高祖以此薄之

涖任明察人不能欺梁湘東王繹孝德傳劉虬為當陽令涖任明察人不能欺

大蝗經界飛去蕭廣濟孝子傳許武為湖陰令永平中大蝗經湖陰界飛去不入

愛民如子許武為湖陰令愛民如子

遇人如子劉矩字淑文除雍丘縣教其子弟時有訟民不加刑容呼曉諭縣人各自勉勵境內

任趙拜汝郡守以客禮待之郡人為盜吏捕之繫獄會縣界適有猛獸為暴盜自陳曰願格殺猛獸以自贖德秀許之胥吏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囚無乃累乎德秀曰吾不欲負約累則吾坐必請不及諸君即破械出之翌日格殺猛獸而還誠信化人大率如此秩滿南遊陸渾見佳山水杳然有長往之志乃結廬山阿彈琴讀書怡然自得既卒門人相與謚為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之謂之元魯山

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王敬則為暨陽令時軍荒後縣有一劫帥匿山中為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于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已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

職在字人大歷中秋霖害稼京兆尹奏畿縣多損田判度支韓滉執奏不實乃命御史覆之渭南令劉藻曲附滉言所部無損戶部分巡

御史覆檢與藻合代宗覽奏以為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獨免申命御史朱敖再檢渭南損田三千餘頃上謂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聞豈有恤人之意耶御之此行可謂稱職乃貶藻

百姓號為神明

馮元常為清漳令政有殊績百姓號為神明又歷浚儀始平二縣皆單騎赴職未常以妻子之官所乘馬午後則不與芻秣持躬儉約身及奴僕每日一食而已

單騎赴職

上

均俸丞尉

高志周為貴縣令與丞尉均分俸錢政化大行人吏刊石以頌之

四絶

李韋為魯山令元德秀墓碑顏真卿書李陽冰篆額後人爭模寫之號為四絶焉

擇於臺省

崔縱為監察御史詔擇令長於臺省除藍田令寬民勤幹德行大化縣人為之立碑頌德也

繕理廨宇

房琯歷慈溪東城濟源令所在為政興利除害繕理廨宇頗著能名

宦官請託命拽出

李朝隱為長安令有宦官閻興貴

詣縣請託朝隱命拽出之睿宗聞而嘉之乃下制曰不吐
剛而諸上不茹柔而黜下君子之事也踐霤必繩登車
無屈者正人之務也長安令李朝隱德義不回清强自
遂宜官入縣有乖儀式遂能責之以禮繩之以愆昔虞延
持皇后之客梅陶鞭太子之傅古稱
遺直復見于今宜加一階用來剛烈

神陂田 韋景駿為肥鄉縣令
北界暴水連年泛溢舊堤迫近水漕雖修不息而漂流
相繼景駿審其地勢拓南數里為築隄暴水至隄南以
無水患而去隄
北稱為神陂田

拒大夫之命 楊瑒為麟遊令時御史大夫竇懷貞檢校造金仙玉
真二觀移牒近縣徵百姓所隱匿資財以充觀用瑒拒
而不受懷貞怒曰焉有縣令卑微敢拒大夫之命乎瑒
曰所論為人冤抑不知
計位高卑懷貞壯其對

士衆得蔬飯見饋則足 蔣沇乾元初歷
陸渾盩厔咸陽高陵四縣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沇
竭心綏之所至安輯副元帥郭子儀每統兵由其縣必

戒軍吏曰蔣沉令清而嚴幹供億故當有異士衆得蔬飯見饋則足無撓清政其為名人所知如此

令人户勿顧賦限

盧坦字保衡為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以機織未就坦請延十日府不許坦令人户但織而輸勿顧賦限違之不過罰令俸爾既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

執刺史造常滿樽

李元素有吏才初為武德令時懷州刺史李文暕將調率金銀造常滿樽以獻百姓甚獘之官吏無敢異議者元素抗詞固執文暕乃損其制度以家財營之

賦役平允

李元紘為好畤令有聲績開元初三遷萬年縣令賦役平允不嚴而治

去官縣人思詠

裴耀卿開元初遷長安令長安舊有配户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一切令出儲蓄之家預給其直遂無姦僦之獘公私為便在職二年寬猛得中及去官縣人甚思詠之

著諭蒙十四篇

馮伉遷尚書膳部員外郎充睦王以下侍

分給貧弱 李大亮少有文武才幹為土門令屬百姓飢荒盜乘侵寇大亮賣所乘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歲因大稔躬捕寇盜所擊輒平太宗聞而嗟美下書勞之

賜緋衣銀章 王正雅為萬年令穆宗時京邑號為難理正雅抑强暴政甚有聲于時柳公綽受京兆尹上前保稱穆宗命賜緋衣銀章就縣賜之遷戶部郎中

伏叢薄中諫獵 五代史晉何澤初任後唐同光中為洛陽令澤以莊宗出獵屢踐民田澤屏其從者伏於叢薄中截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佚游以害民稼使官何以集其征賦臣請賜死於此日以悟陛下莊宗慰而遣之

勇而能謙必享富貴 九國志吳秦裴行密據廣陵以裴知揚子縣有虎入縣裴親殺以獻行密詔褒之裴曰此衆共殺非能獨制也行密歎曰勇而能謙必享富貴歷高郵無錫令有能名

健令 後蜀李匡遠同光中董璋

豪者任之

鐵船渡海

九國志閩賈郁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時為仙遊令王氏初霸閩越郡邑之政皆苟且郁獨守正奉法吏頗畏之及受代有一吏醉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汝輩吏揚言公欲再作令須造鐵船渡海也郁聞之是歲選集廷鈞建號聞郁有治稱乃擢授贊善大夫復典舊邑時醉吏為庫吏不數月盜官錢數萬下獄具伏抵前牘尾曰竊銅鑼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鎚因決杖徒之胥皆懾伏未幾移治福清考滿名為御史中丞

夢印

林紹圖少好學初事審知延鈞閩國擢授戶部郎中王氏之世郎官無俸月給祿米數斛而紹圖貧殆不能濟乃求宰長溪因營父兄之產時銓注已定一夕夢數吏擎大箱中有印二鈕紹圖取其一視之乃長溪縣印也有一吏前白曰公當置此取彼一鈕乃安昌縣印也紹圖執之而覺及領命果宰安昌秩滿而歸復求宰舊邑時宰選官皆紹圖親舊自以為必得一夕復夢吏如前以印二

紐示之紹圖方執一紐吏正之曰此乃公昔年所置者不可復取但旁一紐視之乃連江縣印既而數吏前白曰數年為君掌印令始獲免當别公去紹圖覺而異之翌日果受牢連江江南兵攻陷建州廷政降又攻福州李仁建閉壁自守紹圖自連江歸於江南至建安授幕職官而卒

知縣事

沿革見縣令門

朝臣知縣自奚嶼始　國朝建隆三年以大理正奚嶼知大名府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楊應夢知永濟縣屯田員外郎于繼徽知臨清縣朝臣知縣自奚嶼等始也

三遮運使乞留　淳化二年姚益恭知須城縣鞭朴不用境内大治民數千人三遮轉運使乞留相率知浮屠宇飯僧以徼福願益恭不代州以上聞賜璽書賞以粟帛吏部引對以著作佐郎知洪州南昌縣賜衣服銀帶絹五十疋以

古文革崑體之弊 尹洙知河南伊陽縣與穆修以古文革楊劉崑體之弊天下翕然宗之

豪猾不敢過縣門 祥符中張錫爲太常博士知東明縣下令曰富而恃貨刑而恃贖若此者當先治之民之豪猾者以令簡而必行終錫之去不敢過縣門而犯法者鮮矣

十奇 嘉祐中京西轉運使陳希亮奏據河清縣僧道進士等狀奏舉留知縣著作郎王元規再任事本司體量得本官到任軍民歌詠有十奇第一奇民吏不識知縣兒第二奇塌却曹司舊肚皮第三奇買物價利不曾欺第四奇處斷明白盡絕私第五奇街裏不見兇頑兒第六奇蝗蟲不入境內飛第七奇不敢賭錢怕官知第八奇不孝不仁不敢爲第九奇鄉村不被公人欺第十奇百姓納稅不勾追

攝職官知此之類甚得民情上令審官上簿記其姓名

所入不取 王鼎在臨邛轉運使令攝成都新繁縣事職田所入不取

不以孔氏子弟知

仙源 治平元年詔令後勿以孔氏子弟知仙源縣其襲封人如無親屬在鄉里令常任近官不得遠去家廟 初京東提點刑獄王綱乞不以孔氏子弟知仙源縣所以慎長民之官

長 沿革見縣令門

視民如子 前漢名信臣為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 **家人莫見喜慍色** 後漢仇覽為蒲亭長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慍之色

海內會葬者三萬人 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寔不卒海內會葬者三萬人

捕劫盜而先按殺子者 賈彪補新息長民困貧多不養子彪為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按發而掾吏欲出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乃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

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賈子生女名賈女

甑中生塵釜中生魚

范冉字史雲冉或作丹桓帝時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時議者欲以爲侍御史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潁川四長

循吏傳潁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謂荀淑爲當塗長韓韶爲嬴長陳寔爲太丘長鍾皓爲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也

殺死有寃

虞詡有剛正之性終老不屈爲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倉卒臨卒謂其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

和帝時唐羌為臨武長縣接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者繼路羌乃上書諫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勑勿復獻

教不孝子令改

蔣崇為潯陽長民有母言子不孝曰令為汝教之不改乃殺後十日崇名不孝子謂曰令下車求不孝子欲治之言汝不孝又言汝能改故名見汝賜酒食教以事母之道子曰必能改遂為孝順崇之德化也

越境求理冤

崔怭遷鄢陵長關譏不閉道無拾遺比縣有冤抑者皆越求理焉

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

魏志賈逵守絳邑長郭援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守援攻之不拔乃名單于併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潰援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其左右義逵多為請遂得免 社

鳳所棲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考城令王渙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俸為資勉入太學

無知名之援 蘇林廣舊傳仇香字季智學通三經無知名之援鄉里舉之四十為縣主簿

薦為麗正殿校理 唐書徐浩以文學為張說所器調授魯山主簿說薦為麗正殿校理三遷右拾遺仍校理

擇佳壻 楊於陵字達夫釋褐為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滉性剛嚴少所接與及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壻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竟以妻之後遷戶部尚書

處事敏速 李會為泥水主簿處事敏速甚有聲稱雖村童厮養一聞之後無不知替代姓名者累轉國子司業

奔赴闕庭雪父寃 穆贊字相明釋褐為

濟南主簿時父寧為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於廉使被誣奏貶於泉州司戶贇奔赴闕庭號泣乞許詔御史覆問寧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寃憲臣奉君之命楚劒不衝於牛斗秦璧自洗於塵埃由是知名

伏難死節

蘇弁字元容轉奉天主簿朱泚之亂德宗倉卒出幸縣令杜正元上府計事聞大駕至官吏惶恐皆欲奔竄山谷弁諭之曰君上避狄臣下當伏難死節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皆潛遁帝命斬之以徇諸尹知其事乎衆心乃安賊平拜監察御史

虎不為害

顧少連以拔萃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穽獨移文岳神虎不為害

令舍得亡印人伏其量

五代史許仲宣乾祐初舉進士解褐為曹州濟陰主簿先是縣印令與簿掌時令有嬖妾與其室爭寵令不能制妾欲陷其主於罪竊取印藏之封緘如故仲宣受之翌日吏開將用印但空匣因逮捕縣吏數十人及令主簿僕斷家人繫

獄驗問果得於令舍竈炭烟煤中初亡失印縣吏**短薄**皆恐而仲宣晏然不為動既而果獲印皆伏其量

九國志閩蔡儼字仁崿為永春主簿秩滿就選試合各格未擬官而卒崿諸子中最少而俊爽人多惜之初仁崿之求試也有門僧善揣骨仁崿問之僧曰短薄仁崿大笑曰無選試及格不當復為縣佐短薄之呼何謬耶後數日果卒

尉

沿革見縣令門

傳以為仙 前漢梅福字子真為南昌尉去官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為吳市門卒

棄官還鄉里 後漢喬玄按梁冀客陳相羊昌罪惡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為河南尹玄以公事詣府受對恥為所辱棄官還鄉里

大丈夫安能為

爾下民可宣告諸百姓為我立祠不爾將有大禍

化石 荊州圖記澧陽縣西百三十里澧水之南岸有白石先是縣左尉與零陵縣共論疆界因相侵害化為此石即以為二縣界首

年弱貌羸 唐書顏師古隋仁壽中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尉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奇其對後果以幹理聞

策入四等 白居易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第四等授盩厔尉集賢校理

轉拾遺 柳芳自永寧尉直史館轉拾遺芳該博勤於記注撰唐歷四十卷

開倉賑貧餒 員半千上元初授武陟尉屬頻歲旱飢勸縣令殷子良開倉以賑貧餒子良不從會子良赴州半千便發倉粟以給飢人刺史郭齊宗大驚因而按之時薛元超為存撫使謂齊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遂令釋之

以清謹見稱 蕭至忠為畿尉以清謹見稱嘗與友人期於路隅會風雨凍冽諸人

位客遊河右節度使哥舒翰見而異之表為兵曹為翰
府掌書記後從翰入朝翰為盛稱之於上前拜左拾
遺轉監察御史

明公坐 蘇珦明經舉授鄭縣尉雍州長史李義琰名而謂曰鄭縣本多訴訟近日遂絕訪問果由明公為其疏理因顧指廳事曰此座即明公坐也但恨非遲暮所見爾

獻書闕下 李揆字端卿開元末舉進士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詔試文章乃擢拜右拾遺

代同寮直官曹 竇參字時中為萬年尉時同僚有直官曹者將夕聞親疾請參代之會有囚亡京兆尹按直簿將奏參遽請曰彼以不及狀謁參實代之宜當罪坐貶江夏尉人多義之

持危矢石之間 崔祐甫字貽孫舉進士歷壽安尉祿山陷洛陽士庶奔迸祐甫獨持危矢石之間潛入私廟負木主以竄拜御史中丞

著魯議 高郢字公楚天寶末盜據京邑父伯祥先為好畤縣尉抵賊禁將加極刑郢時年十五被髮解衣請代其父賊黨義

以雅好從禽好鄭將蕩上心乃引由余太康之義上疏以諷之玄宗納焉

賦詩留別 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年老方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於上東門蜀賓賦詩留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酒醉自詠聲調哀感蒲坐為之流涕竟卒於官

屬舞不動手 語林商則任傈丘尉為性廉謹縣令丞多貪濁因宴會以次舞令丞舞訖勸則則把手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惟有一箇吏動手百姓何容活耶人皆大笑嘲曰令丞但動手縣尉祇回身因貧為刺史得與屬貧人

首該賞典 國朝建隆四年以大名府經城縣尉張乂玄為本府允城縣令賞捕盜之功也天下縣尉久廢其任是歲義玄首該賞典以激勸之

處賤官有憂天下之心 寶元初有明州慈谿縣尉裴明允者倜儻不羣雖處賤官有憂天下之心屢上書言事後又詣闕上書陳可言者臣伏見漢成帝時

以斧斫右手五指閉口死獄中

撥煩 會稽縣録董昆字文通能撥煩煩縣長潘侯署功曹史

嗇夫

前漢百官表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廣鄉亭亦如之皆秦制

平徭賦理冤結 東漢第五倫為鄉嗇夫平徭賦理冤結得民歡心自以為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齊號為道士

容貌長者 漢雜記事任先為鄉嗇夫漢兵至宛軍人見其

軍至無以渡羽笑曰天之亡我何渡馬且籍與江東子
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
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

不為具食 韓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

廉直 顏興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稱遷大司農

勿為盜賊自致 續漢書馬武字子張帝與功臣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
至乎鄧禹對曰臣少嘗學問長可郡文學上笑曰何以
自謙卿鄧氏子志行修勤可以掾史功曹次至武曰臣
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埋骨樓下 謝承後漢書蒼梧廣信女
子蘇娥行宿高安鵠巢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奪其物骨
埋樓下交趾刺史周敞行宿亭舉壽奸罪奏之殺壽

讓喪於正堂 張璠漢記樊曄為天水太守之郡與喪會於龍亭亭長使移喪避曄曄讓喪於正堂

躬自弔祀
關西稱之

吏

以二卵棄扞城之將 孔叢子子思言苟變於魏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才然變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官人如大匠之用木取其長棄其所短今君以二卵棄扞城之將不可使聞於隣國公曰謹受命

醉嘔丞相車上 前漢書丙吉為丞相馭吏嗜酒常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為西曹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茵耳遂不去也

不樂為 後漢鄭玄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請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授業

執法廉 童恢少仕州郡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辟之楊被劾免掾屬悉投劾去恢獨

詣闕爭之及得理掾丞歸府恢冢杖而退論者美之

仕不過郡吏

趙壹初袁逢使善相者相之云仕不過郡吏采如其言

郭林宗一見嗟服

後漢符融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每見融輒絕他賓客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

志行高潔

東觀漢記南陽馮良字君卿出於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馬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潔非禮不動對妻子如君臣

選孤貧志行之人

第五倫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貴吏皆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吏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所舉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為知人

規度指畫營處

魏志鄧艾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

小吏

與錢通 史記張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注曰以利交及湯為大吏甲多責湯行義過失有國士風

有封侯骨 前漢書翟方進字子威家世微賤父為郡文學方進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吏遲鈍不及事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置蔡父大奇其形貌謂小吏曰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方進西至京師授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

愛其恭敬 萬石君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愛其恭敬

習文法 尹翁歸少與季父居為獄小吏習文法

竊學問能史書 王尊字子贛少歸諸父諸父使牧牛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

賤 後漢書公孫瓚字伯珪家世二千石瓚以賤遂為小郡吏給事太守奇之

弩矢貫

吏吳翁得一浮石取置牀頭化成一女甚端正與翁為
婦太守宋瑤見翁婦收得之謂翁曰汝能得鬼臂蝦蟆
毛當不殺汝翁歸告婦婦令請張斡小吏箴翩翩周
其家在水下取之府君乃赦翁

箴

生婉孌幼童十五之
年如日之東爾容既妍爾報既鮮輕裾隨風飛雲流烟
南金沙生良玉璞藏不採湛淪不雕無光窮達何限否
泰何常無忘徵
賤過謝孫張

卒

變姓名 前漢梅福居家以讀書養性為事元始中王莽
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
後有見福於會稽者

懷道隱身 謝承後漢書范式為荊
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
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為新野縣何里街卒式行郡到
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

事君而敬同令主簿以吏敬父而推罰恐傷明府
德化故重令明府更思爾陳君即回罪主簿賜他俸錢
五千

乾隆御覽之寶